

# 我们都在伊犁生活

——读艾克拜尔·米吉提散文集《伊犁记忆》

□毕亮

当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把他的最新散文集命名为《伊犁记忆》时，我把它理解为这是作者对伊犁故乡的回望，也是他对曾经生活记忆的梳理。而我这个在伊犁生活过近10年的读者读起来，也算是一种回望，是对过往伊犁风情的回望。

上世纪70年代末，艾克拜尔以短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走上文坛，这篇短篇小说获得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他的文学之路，由此正式开始。而此时，艾克拜尔还是伊犁州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不久之后，他去北京领奖。到了北京才听说已经被文学讲习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录取，成了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一名学员，多年后又成了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导师。

这些经历，他都写进了《从学员到导师》一文中。我在看这篇文章时难免会想起2013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就学时接触艾克拜尔老师的情景。那时，我因为在诗歌组，未拜入他的门下，有一天他请他的学生和我们几个新疆籍学员吃饭，老乡见老乡，于是就喝得尽兴了。这是在看这本书时想起的一些往事。恰巧，这也是一本多半写往事的书，从《伊犁记忆》《王蒙老师剪影》《伊犁散记》《童年记忆》《初次遇狼》等文章的题目即可印证。

本书开篇就是《伊犁记忆》。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写出了多少在外的伊犁人的心声：伊犁是一种记忆。看过文章就可知晓，这种记忆不仅属于离开伊犁的游子，也属于依旧生活在伊犁的“土著”和初来这片土地生活的人。起码如我，大学毕业后即生活在此，读老伊犁人的

文章，也常能生出不少回忆。

在艾克拜尔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生满白杨的城市。那密布城市的白杨树，与云层低语……树下是流淌的小河，淙淙流入庭院，流向那边的果园……”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记忆中，真是再常见不过了。所以，伊犁州的首府伊宁市，也曾被叫作“白杨城”。袁鹰先生曾经游历伊犁，更是写下了散文名篇《城在白杨深处》，由此可见当时的白杨之盛。七八十年代在伊犁出生的人，可能还会看到一点点尾巴。而作为我这样一个外来者，所来不过10年，即便在初到伊犁时，曾经因为职业之便走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也见过一些残存的白杨和果园，近几年来是愈渐难见了。这样的情形，艾克拜尔每次回乡时也都有切身的感受，写进了文章。

在作者的伊犁记忆里，除了白杨，还有满眼的各色花草，“每当夜幕降临，从那家家户户洒满芬芳的花园里便会传来百灵鸟不倦的鸣啭。”每家每户庭院、果园里，在月季花开各色，让初来这座小城的人忍不住惊叹，进入了“花城”。这样的记忆对于在伊犁生活得久一些的人来说，真的是怎么也磨灭不掉的，即便离开故乡二三十年后，作者想起这些，还依旧温馨如昨。所以在他看来，“伊犁春色的真正标志，是那漫山遍野怒放的郁金香”，要知道，伊犁本是郁金香的原产地。也是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被维吾尔人称为“莱丽哈萨克”的郁金香早已融入了哈萨克人的血液，是哈萨克人最喜欢的花。

一个出门在外的人，走到哪里，看到什么都会把它拿来和故乡的风物进行比较。艾克拜尔也不例外，他在每次在北京郊游，看到山沟里流淌的细小的河流，便会想起故乡天山深处的每一条溪流。喝着伊犁出产的白酒，端起酒杯也会忍不住说一句：“请开怀畅饮，这是伊犁的水……”书中绝大部分笔墨都是关于新疆的，《歌者与哈纳斯》《作为文人的赛福鼎·艾则孜》《天山脚下的哈萨克人》等篇章同样值得留意。

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样一个曾在伊犁的读者读本书时，认为全书最好的文章就是写伊犁的那几篇，估计作者不一定认同，其他读者更不一定认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曾在伊犁生活过。

书中还有一篇《巴金先生的一封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不长的文章让我意识到，巴金等著名作家作品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译本的相关研究应该还有很多未垦之地，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相关著作。

# 钩沉掩映在历史深处的记忆

——评冶生福长篇小说《折花战刀》

□刘晓林



历史有时显得苛刻却又严正，它在记忆之上覆盖厚厚的尘土或浓密的苔藓，等待着合适的人来拂去尘土、铲除苔藓，几经曲折才显露真相，就像是藏文化中那神秘的伏藏和掘藏现象。读过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折花战刀》，感觉作者冶生福（回族）就是这样一试图透过浓重的历史烟云去打捞记忆的人。小说以抗战时期青海八千子弟兵奔赴中原前线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真实事件为题材，用文学的方式为这支由多民族青年组成的杂牌军，用粗陋的装备与凶残的侵略者拼死肉搏，并且打出声威的英雄业绩作证。

冶生福少年时代曾听老人讲述过青海抗日骑兵的故事，邻近村庄的某位耄耋老者曾被指认是这支部队的幸存者，这些碎屑的潜隐在心底的往事，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被彻底唤醒。或许在冥冥之中，他感到这个题材一直在等待着自己。于是，他心怀崇敬，翻阅了大量史料，又远赴河南、安徽等地实地考察，经过一番钩沉辨析，历史的眉目逐渐清晰。然后，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他将这段历史用文字呈现了出来。

战争一向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领域，而抗战题材因关涉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情感诉求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其数量可谓车载斗量。但相比于中国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我们的抗战文学显然尚未达到与此相匹配的高度与深度，还有许多历史的暗角尚未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西方及苏俄有关“二战”的文学，立足人道主义思索战争与人的关系，借助战争考量人性的温度与残缺，审视战争罪恶、荒诞的本质，与此相比，我们的战争文学似乎还比较缺乏从全人类的大视野中纵深思考战争的气度与境界。为了改变这一窘境，我们应该祛除狭隘的历史观导致的对历史真实和完整性的扭曲与割裂，以更公正理性的态度去认知抗战。通过阅读《折花战刀》，我发现作者是抱着同样的写作观念的。

《折花战刀》选择的叙事视角颇具匠心。主人公回族青年士兵哈木宰的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相互交错，自如转化，目的是全景式地展示生活的画面。以哈木宰的从军经历为线索，再现了青海组建骑兵师的全过程，招募士兵、训练、开赴前线，8年间历经无以计数的大小战役，最后部队解散，解甲归田。作为下层士兵，哈木宰可以感受到的，是出征时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眷恋，是战场的惨烈，是战友牺牲的惨痛，打了胜仗之后的荣誉感……这些凸显了战争的实感，但哈木宰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于是，在哈木宰的视野之外，隐身的全知叙述者依据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交代战争的背景，讲述哈木宰家乡青海乡村的民间生活。两种视角的交织与转换，便将青海骑兵师与抗战的宏观格局、前方与后方、战争与和平、虚构与史实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丰富斑斓的完整画卷。

《折花战刀》塑造了一批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哈木宰无疑是作者最为用力刻画的形象，少年时代的话活好动，富有同情心；走向战场的他曾经有过恐惧与不适，但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战士的荣誉感最终让他成为顽强善战的勇士。锐利的闪烁着寒光的“折花战刀”与他的精神意志融合

为一个整体。战争之后的冷遇让他失落，无奈之下怆然归田……哈木宰的形象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那一批从军者的心路历程和生活遭际。另外，乐观勇敢的韩来臣、成熟练达的马哈三、一心要归队的西路军战士马有路、为情所困的藏族青年扎西，也都鲜活生动。而书中最让人动容的人物莫过于那两个年轻的回族女子：哈力麦和赛力麦，这两个形象诉说着战争背景下回族女性的苦难与辛酸。哈力麦的丈夫马有路离家从军，抱着丈夫没有看过一眼的襁褓中的儿子，她心生怨恨，执意改嫁游手好闲的老光棍马六十三，受尽折磨，在极度愤怒和悔恨心理的支配下，割去马六十三的阳而被残杀。赛力麦在丈夫哈木宰从军后长期不知音讯的痛苦中，用自己柔弱的肩膀苦苦支撑着可能随时坍塌的家，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贞洁，摆脱马六十三的纠缠，将一柄利刃扎进自身。两个女性虽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对情感的渴望和骨子里的刚烈，让人相信这是民族文化塑造了她们倔强与柔情、质朴与浪漫的性格。

《折花战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西北回族民间文化的展示。地域风情和风俗描写已经成为显现文学地域性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介入也成为文学写作作者文化意识自觉的表现。叙事性文本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因其体量的浩瀚与内容的丰赡，更容易吸纳民间文化成分。作为一个回族作家，尤其是一个时时在创作中汲取民族养料的写作者，冶生福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性和民俗事象可谓了如指掌，这为他在小说中娴熟摄入民族文化因子提供了基础。《折花战刀》细致描写了青海乡间回族聚居地独特的情感，比如说亲的规矩、婚礼的仪程、宴席曲的演唱等等，使小说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

小说的结尾颇具深意。回到家乡的哈木宰，将“折花战刀”重新锻打为两把镰刀，由武器变为农具，暗合“永别了，武器”的意味，体现了他对于战争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拒绝战争与暴力、祈盼平静生活的心愿。这也是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最为核心的题旨。

# 苦寒日子与田园牧歌

——读存文学的小说《独龙江的麦子》 □李美皆

都只能得到半袋麦种。作家说：“这哪里是麦子的故事，简直就是独龙江版的《老人与海》。”一代一代独龙江人，就在为吃上麦子和奋斗，麦子，就是他们的“中国梦”。

喝完酒，村民们热情地为客人唱起歌，唱的是外面的世界早已遗忘的、“文革”期间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一个连汉语都讲不利索的独龙江山寨，居然有这么能唱京剧的人，可见，当年样板戏真是普及。原来，“文革”期间，独龙江成立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阿布秀的舅舅就当过宣传队队长，他带着一群青年男女，翻山越岭，走了几天的路到县城，学习了三个多月的样板戏，回到独龙江后，就到各山寨巡回演出。这就是他们最新的文艺节目。

向导说：“我们独龙江有三件大事，一件是1958年大跃进，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再一件就是一个省里的大官进我们独龙江来。”向导说：“独龙江从来都是不通公路的。十几年前，从乡政府到县城得走5天的山路，老人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官骑着马到过我们独龙江，百年后的1997年，省里又来了一位大官……”独龙江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一年有大半都是被大雪封住的，即便不封时，进独龙江的路也是挂在半坡上的，“省里的大官”是走5天山路来的，看到百姓苦寒的日子落了泪，他为独龙江办了件好事：修了一条从县城到乡政府的96公里的路。但公路通了之后，再有官来，就是“一早从城里出发，下午两点到乡里，吃一顿独龙牛，拍拍屁股就走了人，他们留下的话就是说独龙牛的味道是天下最好的”。这里的百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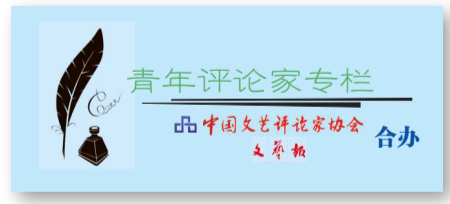
切听政府的，女作家给开小卖铺的纹面女拍照，报酬100元，纹面女却拒绝：“你给那么多，我们不能要的，一人给50块就得了，你照多少张，也只要50块，我们要听政府的话。”政府说一只鸡50元，拍一次照50元，村民们就坚决遵循，多了不要。他们过得虽苦，但绝对是厚道有加。

如果不是存文学跋山涉水深入独龙族生存的腹地进行田野调查，我们根本无从了解在目力之外的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兄弟还存在着这般原始的苦况。当阿布秀母女把盖拿出来给客人用之后，她们自己就没用了。寨子里除了开小卖铺的白建珍，其他人都是在前几年办身份证时照过相之后就再也没有照过了。没有电，看不了电视，也没有通讯基站，通不了电话，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现代文明的阳光尚未照临这里。这几乎是一个不生文字的地方，小卖铺里酒瓶的标签都是倒贴的，酒瓶之间却塞了些破旧的《怒江报》和《云南日报》。在一个连文字都稀奇的地方，报纸的出现显得何等怪异！独龙江人奢望着麦子却实际连大米都吃不上，苦况，令人震撼和心痛！这心痛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未停息过，这是作家的良心。这苦况，还让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不再感觉那么理所当然，令我们内心产生了托尔斯泰式的不安。

虽然苦，他们都是重情重义之人，阿布秀的舅舅因为没能对外甥施救，觉得对不起阿布秀一家，就用艾蒿秆截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然而，良好的民风并不必然与富足的生活相匹

配。作家和我们一样，想到的都是：如何着手改善？所以，就有了外来的白族老师李苍山。他学会了独龙族语，用双语教学生，从一年级教起，使他们能够用流利的汉语对话，这是通往外面世界的桥梁。在寂寞得发慌的独龙江，李苍山凭着责任感和信念坚守下来，与山野精灵阿布秀相爱。在他们结婚前，李苍山写信告诉两位作家：寨子里已经通了电，独龙江上架了一道水泥桥，公路从乡政府一直可以到寨子。有了桥和公路，他们才会邀请作家来参加婚礼。李苍山还去了趟县城，买回崭新的铺盖和太阳能设备。作家开着车来了。钱丽莎要给每只鸡增加10元，寨子里的人不干，他们说，还是和两年前一样，50元一只。钱丽莎说：“外面的物价一直在涨，你们怎么还这样死脑筋，钱多了不害人呀。”开小卖铺的白建珍说：“不管你们外面怎样变，我们独龙江有自己的规矩，政府说一只鸡50元就50元，政府没有说多收10元呀。”

《独龙江的麦子》也许多少有点变形、夸张，然而仍不失为边远少数民族生存的一个缩影。小说虽反映“民生多艰”，却也不失美好和希望，是闭塞、不发达地区的田园牧歌。这闭塞、不发达是否构成田园牧歌的先决条件呢？是否因为难以进入、未被开发，生态才得以保存？独龙江的生态好，野猪、熊、猴子很多，与政府一直强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有关。但好的生态并不能带来好的生活，为了改善生存，独龙族人是那么令人心酸地欢迎着资本入侵。可是，资本一入侵，家园也许就不复从前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谬，似乎是一个很难走出的怪圈。保护性发展是科学的兼顾的观念，但实践起来却容易顾此失彼。田园牧歌背后其实已经包含着隐忧。



广告

**《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

**长篇小说选刊**

2016年第3期（总第68期）

**长篇小说**

赵德发：人类世  
赵德发：道在谁开口，诗成自点头（创作谈）  
张艳梅：一部关于人类存在的警醒之书（同期评论）

何顿：黄埔四期  
何顿：出于公心，出于私心（创作谈）  
王春林：残酷抗战历史的艺术呈现与反思（同期评论）

唐兴顺：陌上花  
唐兴顺：回归原点（创作谈）  
聂梦：良善人性与节制叙事（同期评论）

**小说论坛**

[法]阿尔贝·加缪：写作的光荣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  
邮编：100125 邮购电话：18801305358 010-65019521

邮发代号：80-355。双月刊。定价：25元。页数：352。  
邮箱：cpxsk@126.com 网址：http://cpxsk.com  
微博：@长篇小说选刊 公众微信：changpianxiaoshuo

**诗歌月刊**

2016年 第5期要目

POETRY MONTHLY

**头条** 姚辉的诗 ..... 姚辉  
舒丹丹的诗 ..... 舒丹丹

**隧道** 李发模 谢起义 赵东  
**先锋时刻** 苏黎白 鹤林 宋尾

**国际诗坛** [美]顾爱玲的诗(13首) ..... 刘巨文译

**现代诗** 陈峻峰 东篱 高峰 贾志礼  
汪治华 毕亮 阿峰 彭志强  
罗西 葛小明 宗琮 张慧娟

**诗版图** 雪马 刘永涛 杨峻 田家  
何漂 陈俊杰 周和清

**评论·随笔** 梁雪波 周东升 萧相风 辛茜 胡竹峰

主编：王明韵。邮发代号：26—176。单价：10.00元，免邮资。邮购地址：230001 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612诗歌月刊收。联系电话：0551—62888379。

**小说评论**

二〇一六年第三期要目

**文坛纵横** 在两种小说传统之间 ..... 林岗  
张新颖

**史铁生研究** 白先勇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 ..... 朱寿桐  
史铁生与中国当代文学 ..... 张立群  
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同 ..... 孙佳  
论史铁生小说创作转型 ..... 谢中山

**小说家档案** 郭文斌专辑  
主持人的话 ..... 於可训  
最可怕的是假醒 ..... 田频  
祝福与安详 ..... 郭文斌  
郭文斌论 ..... 田频  
主持人语 ..... 张清华

**莫言研究** 形塑与分裂：政治理性与人性之间的张力 ..... 梁丹坤  
《酒国》中的精神现象浅析 ..... 赵坤  
生态伦理视阈下当代西部生态小说的文化价值 ..... 王嘉悦  
灾难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共生之路 ..... 王嘉悦

**网络文学研究** 兴盛的网络武侠玄幻小说 ..... 周志雄  
包容与糅杂：创新中的网络武侠小说 ..... 陈玉蛟  
柳青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生存探索精神 ..... 段建军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 邢小松  
陈劲松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论苏童《黄雀记》 ..... 谢有顺  
论余华小说的“颠覆”与“隐喻” ..... 李立超  
论毕飞宇的抒情想象与现实还原 ..... 孙金燕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87428476；3.本刊投稿邮箱更改为xsp11985@vip.163.com，原xsp11985@163.com邮箱作废；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保留追究权利。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